

# 6只可转债同日启动申购

在可转债市场将出现可转债发行史上堪称创纪录的一幕。3月12日,包括华安转债在内的6只可转债同日启动申购,单日申购数创下可转债历史新高。实际上,近年来,可转债发行只数逐年走高。根据Wind统计,2017-2019年以及2020年以来,新债上市数量分别为23只、77只、106只以及37只,可转债市场“火爆”之势可见一斑。在受到市场青睐的同时,自2019年12月以来,可转债再未出现上市首日破发的案例,而在投资者活跃涌入的背景下,可转债中签率更是呈现下降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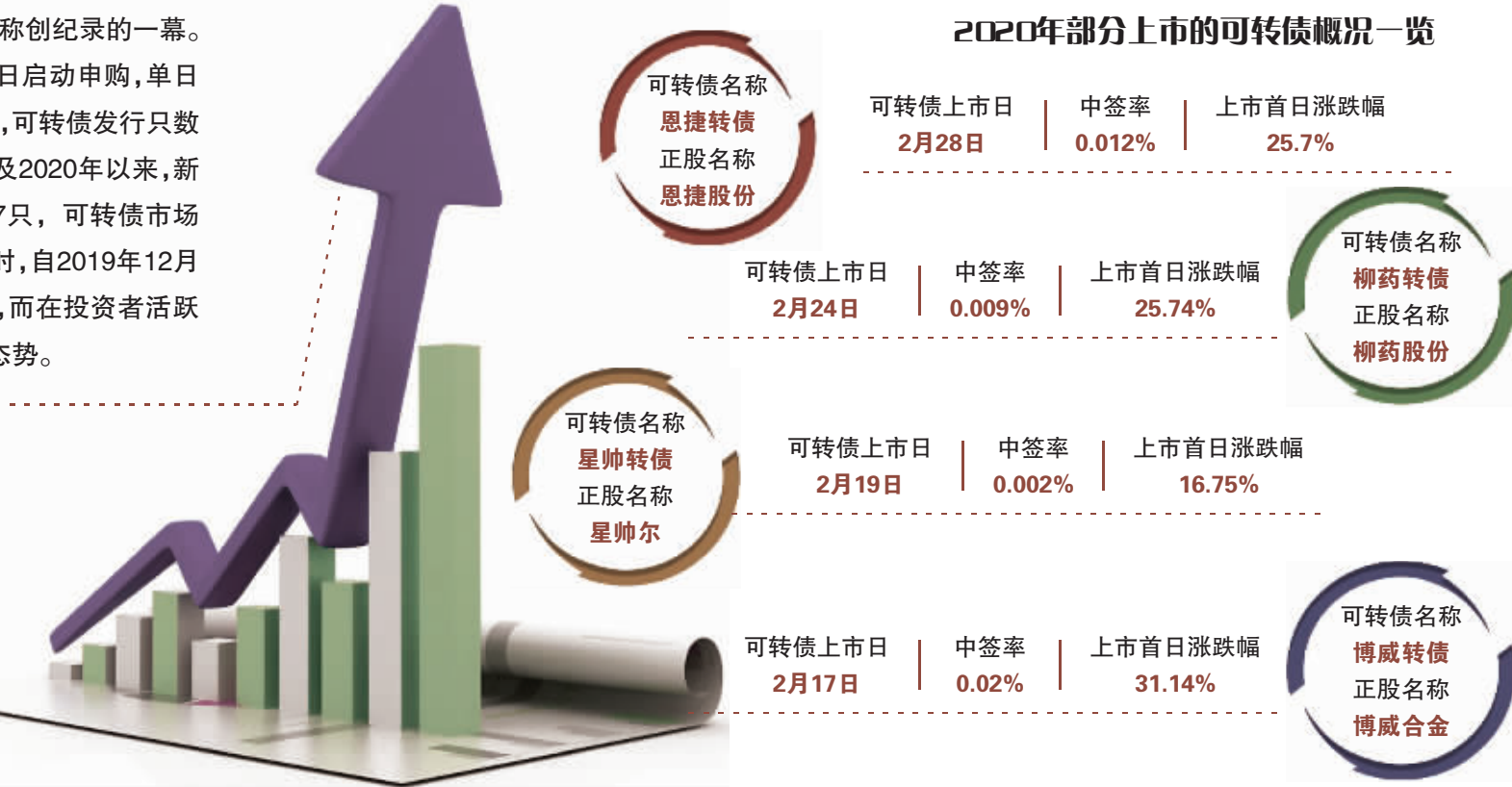
## 创单日可转债申购数新高

按照时间表,3月12日有多达6只可转债集体启动申购,这一申购数量在可转债市场上尚属首次。

6只在3月12日进行申购的可转债分别为华安转债、三祥转债、雷迪转债、搜特转债、博特转债、红相转债。6只可转债对应正股分别为华安证券、三祥新材、雷迪克、搜于特、苏博特、红相股份。根据Wind统计,6只可转债发行规模合计达到53.75亿元。从单只可转债发行规模来看,华安转债发行规模最大,达到28亿元;其次是搜特转债,发行规模为8亿元。三祥转债、雷迪转债、博特转债、红相转债4只新债的发行规模则分别为2.05亿元、2.885亿元、6.968亿元以及5.85亿元。

高达6只可转债在同一天申购的盛况创下今年以来单日可转债申购数新高。北京商报记者根据Wind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同一日进行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大多集中在2只左右。拉长时间线来看,根据统计,单日6只可转债进行申购的情况也是史上首次出现。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虽然上市公司再融资工具较多,包括配股、定增、可转债和可交换债等,但因一些因素,为了弥补上市公司资金缺口,不少上市公司以可转债融资;同时我国对可转债发行进行了



政策调整,将资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这样可转债发行就解决了大规模资金冻结问题,具备监管审批简单、手续便利,融资成本低,发行成功率高等优势,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相关审批通过率较高,因而通过可转债融资越来越受到上市公司青睐。

根据Wind统计,2017年上市的可转债有23只,2018年、2019年则分别达到77只、106只。而截至3月11日,2020年以来上市的可转债数量达到37只,发行金额合计为445亿元。其中,有16只可转债发行规模在10亿元及以上。2020年以来上市的可转债发行规模最大的为东财转2,发行金额为73亿元。

## 上市首日平均涨超20%

可转债发行“火爆”的同时,新债上市后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根据统计,自2019年12

月,新上市的可转债在上市首日无一例破发。而今年以来上市的可转债,上市首日的平均涨幅达到20.43%。

回溯历史,最近一只可转债上市首日破发(跌破100元/张)的案例还要追溯到2019年11月21日。迪贝转债在2019年11月21日上市,东方财富数据显示,迪贝转债在上市当日报收99.66元/张。

自此之后,新上市的可转债则在近4个月内保持上市首日无破发的纪录,上市首日可转债收涨成为常态。根据Wind统计,今年以来上市的可转债上市首日的平均涨幅为20.43%,而2019年的平均涨幅为9.44%。

可转债破发率低以及上市首日平均涨幅提高也让中签投资者收益较为可观。根据Wind显示,若以上市首日的收盘价计算,2020年以来,投资者中一窥(10张)可转债获利额平均为204元。从单只可转债上市首日中

签投资者的获利情况来看,璞泰转债中一签获利额最高,达到350元。

可转债打新收益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参与网上申购,中签率亦呈现走低态势。数据显示,近期网上中签率出炉的君禾转债、正元转债、康弘转债、新春转债、科达转债中签率分别为0.0015%、0.0031%、0.0299%、0.0066%、0.008%。Wind统计显示,2020年上市的可转债平均中签率为0.0258%,2019年则为0.1166%。

在潘向东看来,可转债作为重要的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一方面具备债基保底,向上有股权弹性的特征,不仅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再融资渠道,优化其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而且作为一种创新金融产品,可以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随着疫情影响,可转债的债基不断提升,正股权益走势较好,因此可转债发行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溢价,打新可以获

取较高收益,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青睐。

## 需注意回调风险

从上市后表现来看,截至3月11日,2020年以来上市的37只可转债均上涨超过10%。其中,正裕转债累计涨幅最低,为11.03%。上市后的累计涨幅最高的是振德转债,上市以来上涨幅度达到96.81%,近乎翻倍。另外,共计有13只可转债的累计涨幅超过30%。而上一时期,9只上市的可转债中,累计涨幅最高的为37.67%。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大型公募固收部基金经理表示,可转债价格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正股价格的变化,可转债价格的波动方向与股票大致相同。当前权益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后续随着企业盈利的逐步触底回升,权益市场上行空间较大,可转债也会随之上涨。另一方面,可转债的估值水平会影响可转债表现的强弱。不过,后市仍需注意可能产生的回调风险。”该基金经理如是说。

近日,再升转债价格的大起大落无疑引发市场较大的关注。交易行情显示,3月6日、9日、10日再升转债上涨幅度分别为30.31%、55.9%、-53.05%。

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是股票还是可转债,一旦出现过度炒作,都可能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尤其是那些短期涨幅过高的个股或者可转债,一旦投资者的交易热情“熄火”,股价回撤的速度也可能很快,其中的投资风险还是应该引起投资者的充分关注。

上述基金经理亦提醒投资者称,必须注意到可转债相对于股票的防守性,取决于可转债价格与其纯债价值的远近,即可转债价格越接近其纯债价值,在正股下跌时可转债价格的跌幅会越小。因此,在投资价格较高的可转债时,由于可转债失去了债底的支撑,投资者需要审慎评估正股下跌导致可转债价格下跌的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 大连和升及“盟友”成\*ST大洲第一大股东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继2019年12月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粮和升”)完成对\*ST大洲(000571)的二度举牌后,大连和升又再度加码。随着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持股比例的上升,\*ST大洲的股东席位有了新变化。3月11日晚间,\*ST大洲发布公告称,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通过一致行动关系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大连和升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仅比\*ST大洲的法定代表人陈阳友多出75股。

公告显示,大连和升的权益变动时间为2020年3月11日,大连和升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交易方式增持\*ST大洲978.5446万股股份,占\*ST大洲总股本的比例为1.2%。截至2020年3月11日,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合计持有\*ST大洲9119.153万股股份,占

\*ST大洲总股本的比例为11.2%,王文锋为大连和升和京粮和升的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显示,大连和升、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京粮和升82%、18%股份,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则持有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截至3月11日,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持有\*ST大洲8948.1625万股股份。尚衡冠通实际控制人为陈阳友,通过尚衡冠通、其本人及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ST大洲9119.1455万股股份,占\*ST大洲总股本的比例为11.2%。据\*ST大洲2019年半年报显示,尚衡冠通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陈阳友系\*ST大洲的法定代表人。

\*ST大洲称,截至3月11日,王文锋控制的\*ST大洲股份超过了前述陈阳友所控制的公司股份,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通过一致行动关系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ST大洲目前尚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从\*ST大洲近几年的财务数据来看,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ST大洲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煤炭、物流、牛肉食品产业,公司行业类别为综合类。\*ST大洲预计2019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3.7亿-5.5亿元,\*ST大洲称“2019年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食品产业经营亏损及控股母公司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ST大洲具体谈到,牛肉食品产业本报告期经营亏损,剔除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经营净利润同比增亏。国内业务受困资金等因素,产品备货不足,2019年上半年实现的销售收入主要为消化前期库存,公司为了持续经营和快速增加现金流,在下半年转变经营模式,充分利用客户资金,采用毛利率低的期货及代理形式进行贸易,出现亏损;国外业务,因乌拉圭活牛收购价格大幅上涨,销售价格与成本严重倒挂,出现大幅亏损。

## 天合光能二度过会 控制权稳定性引关注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根据安排,3月11日科创板上市委审议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光能”)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这意味着在暂缓审议两个月后,天合光能再一次迎来大考,这也是鼠年首家“云上会”的科创板企业。3月11日晚间,据上交所官网披露的科创板上市委2020年第4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显示,同意天合光能首发发行上市。值得一提的是,科创板上市委对天合光能控制权稳定性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

天合光能的上会稿显示,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业务包括光伏产品、光伏系统、智慧能源三大板块。光伏产品包括单、多晶的硅基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系统包括电站业务及系统产品业务;智慧能源包括光伏发电及运维服务、智能微网及多能系统的

开发和销售以及能源云平台运营等业务。财务数据显示,2016-2018年及2019年1-9月,天合光能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225.94亿元、261.59亿元、250.54亿元、167.93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4.79亿元、5.42亿元、5.58亿元、3.8亿元。

上交所官网信息显示,今年1月8日,天合光能曾有上过会经历,但因发行人存在多处项目用地和经营用房法律瑕疵等问题,彼时科创板上市委对天合光能作出暂缓审议的决定。虽说此次顺利过关,不过天合光能实控人借款相关事宜再被科创板上市委重点关注。

天合光能的上会稿显示,2017年2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纪凡曾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信托”)签署《信托借款合同》,约定厦门国际信托向其贷款45.69亿元,贷款期限为60

个月,贷款年利率为6%,贷款用途为增持公司股份。

对此,科创板上市委要求天合光能结合TSL私有化退市涉及的上述估值异议所导致的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被执行风险,以及高纪凡向厦门国际信托贷款45.69亿元所涉及的潜在偿债风险,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控制权稳定性风险。

与此同时,天合光能还需说明兴业银行作为公司向厦门国际信托借款的资金提供方,是否需要向厦门国际信托就发行人信托借款涉及事项所作的有关承诺进行确认,是否符合相关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交易是否真实、公允,是否合法有效。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天合光能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一切以披露的公告为准”。

## 老周侃股 Laozhou talking

### 大股东持续减持概念股值得警惕

周科亮

在前一轮减持完成后,光一科技两股东又发布了新的减持公告,本栏认为这样遭遇大股东持续减持的股票应该引起投资者的关注,警惕相关投资风险。

光一科技近期的走势明显弱于沪深指数,更加弱于创业板指数,究其原因,与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二股东频繁减持公司股份有关,虽然大股东表示减持股份是因为资金紧张,股票大量质押,减持是为了降低杠杆率,但是这样持续的减持压力和预期,二级市场投资者承接起来也倍感压力。

从光一科技的财务数据来看,公司2017年度亏损金额较大,达-3.92亿元,2018年度盈利2340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盈利409.8万元,全年预计盈利2400万-3100万元,较2018年度略有提高,但两年利润相加,也没有超过2017年度亏损的20%,公司未分配利润仍为负值,尚不具有分红的能力。

按照4.11亿股的总股本计算,光一科技即使实现2019年度预测的上限3100万元净利润,每股收益也没有达到0.1元,按照当前的股价7.12元计算,市盈率也远远超过70倍,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每股净资产为2.57元,即使考虑到去年四季度的新增利润,每股净资产也不会超过2.67元,相对于7.12元的股价来说,仍不能说是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光一科技大股东和二股东一起减持公司股份,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它们的合计持股比例为32.5%,但从2019年10月至今,前两大股

东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乾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减持了1387.56万股股票,约占总股本4.11亿股的3.376%,虽然2019年10月15日大股东减持的582.01万股股票属于被动减持股票拍卖,但后面的减持都是通过二级市场卖出。现在新推出的减持计划也是通过二级市场卖出。

本栏认为,如果大股东或者公司高管大量卖出持股,投资者就要加以注意,毕竟是它们直接经营上市公司,如果它们也在大比例卖出持股,投资者就有理由担心,不是股价已经高估,或者公司的经营出现了什么问题。

此外,本栏还想提醒投资者,最应该警惕的是那些绩差公司的大股东抛售股票,这些公司已经成为绩差股,如果大股东不想办法扭转颓势,未来将会大概率变为ST公司甚至是被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如果此时大股东抛出减持股票的计划,很显然是对公司的未来感到束手无策,投资者有理由相信大股东已经没有能力让公司扭亏,这样的减持属于“绝望型”减持,投资者也要开始注意长期投资风险。

当然,光一科技目前并未达到亏损的地步,但是本栏担心,在大股东一而再、再而三减持股票的背景之下,公司未来的经营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再出一次2017年那样的亏损报表,投资者恐怕要损失惨重。本栏认为,缺钱不是大股东不断减持股票的理由,质押的钱都去哪儿了?前次减持的钱为什么还不够花?很多问题值得投资者三思。